

●感●悟●名●家●**庐隐**●著●**经典小说**●

廬隱著

一个情妇的日记

●感●悟●名●家●经●典●小●说●
傅光明 主编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情妇的日记/庐隐著.傅光明主编—北京:京华出版社,2005
(感悟名家经典小说)

ISBN 7-80724-066-0

I.一... II.庐...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9597 号

一个情妇的日记

著 者□庐 隐

主 编□傅光明

策 划□王金文 华飞

责任编辑□和庚方 魏龙

责任印制□和庚方 魏龙

装帧设计□虚竹堂

出版发行□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号楼 2 层 100011)

(010)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发行部)

(010)64258472 (编辑部)

E-mail:80600pub@bookmail.gapp.gov.cn

印 刷□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787mm×960mm 1/16

字 数□235 千字

印 张□20

印 数□0001~6000

出版日期□2005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724-066-0/I·148

定 价□24.8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关于作者 庐隐(1898年~1934年):原名黄英,福建闽侯人。1917年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北平公立女子中学、安徽安庆小学及河南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国文系。1921年加入文学研究会。1922年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安徽宣城中学、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海大夏大学,北京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校长,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国文教师。主要代表作品有:《海滨故人》、《灵海潮汐》、《曼丽》、《云欧情书集》、《东京小品》等。

感悟经典

傅光明

“1911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经历了一场也许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变革。中国的古老文明就像一条大河，静静流淌在处女山的深谷，虽经盛衰荣辱，却没有什么能影响改变它的方向。直到上个世纪(19世纪)末叶，这条河才不遂己愿地与世界文化的海洋邂逅。激烈的动荡很快产生了众所周知的文学革命。满清帝国崩溃，古老神圣的传统形式随之被遗弃，白话被采用。……这一势如破竹的成功改革被骄傲地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白话可以表达一切人的情感，描绘地球上的一切事物，从一处瀑布到一只昆虫微微发颤的脚足。”

以上这段话，是恩师萧乾先生上个世纪(20世纪)40年代在英国向西方介绍中国新文艺时写下的。他文章的题目叫《永别了，老古玩店》，意思是“五四”新文学永远告别了文言传统的“老古玩店”。而今，已经进入21世纪了，回眸遥望，在白话文写作也已近百年的文学长河中，那些最早在“思想感情上都是社会改革者”的小说家们的作品，不仅没有被尘封进“老古玩店”，相反，却具有了陈酿弥香的经典意味；此时感悟经典，不仅不会有过时之感，相反，却可以在他们用笔留下的文学的“苦难蚀刻”里，寻觅和挖掘到历史的旧影与记忆。

为了要疗救国人灵魂而弃医从文的鲁迅，出手即是大师手笔，他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他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自此，他便不间断地以小说、杂文的形式，对各类中国人进行无情的，常常是尖刻的讽刺，“呐喊”出深邃不朽的思想的真声音。同时，他的“彷徨”于无地，也从此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永远背负的精神十字架。

与鲁迅同时的“五四”一代小说家，几乎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是特立独行的艺术存在：许地山高擎“人生派”的大旗，浪漫地“只希望能为那环境幽暗者作明灯，为那觉根害病者求方药，为那心意烦闷者解苦恼。”郁达夫则在“自叙传”式浪漫抒情的写作中，以凄切、哀婉的格调，率真地表达出受压抑的灵魂，执著地张扬个性自由的精神意志。作为自然主义热心信徒的茅盾，从现实中汲取素材，成就了全景展现中国城市和乡村风貌的《子夜》，从题材的选择到主题的开掘，一下子拓展了“五四”头十年狭小的疆域。巴金，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妥协的精神完全充当了他那不满的一代的代言人。他是以写小说作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一样，都是痛苦的挣扎。他是以小说的形式发出“追求光明的呼号”。一幅美丽的图景“引诱”着他

的生活和写作,因而,小说中也就自然留下了他人生旅途的痕迹。

老舍几乎是中国现代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他的中短篇小说同他的长篇小说一样好看,语言俗白鲜活、简劲自然,结构匀称严谨、疏密有致,以诗歌的笔法,在有限的篇幅里,用幽默激活讽喻,用诙谐擦拨鞭挞,用人物和故事穿透时代和历史,呈现出独有的极具个性化的小说文体模式,以及超越了纯粹“京味”与“满族情结”的精神文化意蕴。

沈从文则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常被描述成一个文体家,读他小说时的心境好像是在读诗,且常能从中谛听出音乐的律动。他善于以乡村的眼光,以乡下人的视角,审视现代文明,关照人性。他从充满了原始自然气息的湘西边城,走向了世界,成为中国现代少数几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之一。

再来感悟女性作家们的经典手笔,是否会觉到从箱底翻出老祖母的衣物展览一样过时呢?我相信答案也一定是否定的。冰心的诗意抒情,庐隐的悲愁哀怨,苏雪林的清爽道劲,凌叔华的疏朗飘逸,以及石评梅的豪情壮怀,萧红的凄切忧婉,丁玲的敏锐犀利,从没被后代的女作家们所淹没。相反,随着时代的流转,她们的作品也依如那陈年的佳酿,芳香四溢,滋味醇厚,显示出种种当下女作家们所不具有的感人魅力。这也是那一代女作家被奉为才女的原因所在。

无论小说、散文,才女们的语言风格多富有抒情性和音乐感,这使她们的作品在承继了古代才女诗、词、曲、赋韵文文学的基础上,更把这个传统发扬在了小说和散文创作上。二十年代的冰心、凌叔华如此;到三十年代,丁玲、萧红在情感浓度和抒写张力上都较前人深刻强烈,刻画人物也更注重心理深层的挖掘,但文字的美致韵味依然。及至才情艳绝的张爱玲,更把女性写作引至一个意象丰富、情韵精微、充满了光华神致的境界,制造出“张迷”无数,成为许多后继才女们的大圣先师。

他们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拾荒者和开拓者,也是各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尝试者和实验者。难怪施蛰存对于在80年代以后涌现的晚辈作家们的各种所谓艺术探索,尤其是对于许多“先锋”的现代派技法的尝试,诸如象征主义、印象派、意识流什么的,曾不以为然并有几分自得地跟我说:所有这些,我们在30年代都已做过了,而且比他们做得好,一点不新鲜。

诚然,每一个时代该有它自己的文学。但经典的文学不仅仅属于它那个时代,它同时属于后来一代又一代能够感悟经典并能与其享受艺术共感的读者。

2005年5月21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目 录

1	一个著作家
7	一封信
18	灵魂可以卖吗？
20	或人的悲哀
28	丽石的日记
42	海滨故人
81	前尘
95	父亲
117	兰田的忏悔录
127	房东
134	云萝姑娘
141	地上的乐园
165	象牙戒指
294	一个情妇的日记

一个著作家

他住在河北迎宾旅馆里已经三年了,他是一个很和蔼的少年人,也是一个思想宏富的著作家;他很孤凄,没有父亲母亲和兄弟姊妹;独自一个住在这二层楼上,靠东边三十五号那间小屋子里,他桌上堆满了纸和书;地板上也堆满了算草的废纸;他的床铺上没有很厚的褥和被,可是也堆满了书和纸;这少年终日里埋在书堆里,书是他惟一的朋友;他觉得除书以外没有更宝贵的东西了!书能帮助他的思想,能告诉他许多他不知道的知识;所以他无论对于哪一种事情,心里都很能了解;并且他也是一个富于感情的少年,很喜欢听人的赞美和颂扬;一双黑漆漆地眼珠,时时转动,好像表示他脑筋的活动一样;他也是一个很雄伟美貌的少年,只是他一天不离开这个屋子没有很好的运动,所以脸上渐渐退了红色,泛上白色来,坚实的筋肉也慢慢松弛了,但是他的脑筋还是很活泼强旺,没有丝毫微弱的表象;他整天坐在书桌前面,拿了一枝笔,只管写,有时停住了,可是笔还不曾放下,用手倚着头部的左边,用左肘倚在桌上支着头在那里想;两只眼对着窗户外蓝色的天不动,沉沉的想,他常常是这样。有时一个黄颈红冠的啄木鸟,从半天空忽的一

声飞在他窗前一棵树上,张开翅膀射着那从一丝丝柳叶穿过的太阳,放着黄色闪烁的光;他的眼珠也转动起来,丢了他微积分的思想,去注意啄木鸟的美丽和柳叶的碧绿;到了冬天,柳枝上都满了白色的雪花,和一条条玻璃穗子,他也很注意去看;秋天的风吹了梧桐树叶刷刷价响或乌鸦噪杂的声音,他或者也要推开窗户望望,因为他的神经很敏锐,容易受刺激;遇到春天的黄莺儿在他窗前桃花树上叫唤的时候,他竟放下他永不轻易放下的笔,离开他亲密的椅和桌,在屋子里破纸堆上慢慢踱来踱去的想;有时候也走到窗前去呼吸。

今天他照旧起得很早,一个红火球似的太阳,也渐渐从东方向西边来,天上一层薄薄的浮云,和空气中的雾气都慢慢散了;天上露出半边粉红的彩云,衬着那宝蓝色的天,煞是姣艳,可是这少年著作家,不很注意,约略动一眼珠,又低下头在一个本子上写他所算出来的新微积分,他写得很快,看他右手不住的动就可以知道了。

当啷!当啷!一阵铃声,旅馆早点的钟响了,他还不动,照旧很快的往下写,一直写,这是他的常态,茶房看惯了,也不来打搅他;他肚子忽一阵阵的响起来,心里觉得空洞洞地,他很失意的放下笔,踱出他的屋子,走到旅馆的饭堂,不说什么,就坐在西边犄角一张桌子旁,把馒头夹着小菜,很快的吞下去,随后茶役端进一碗小米粥来,他也是很快的咽下去;急急回到那间屋里,把门依旧锁上,伸了一个懒腰,照旧坐在那张椅上,伏着桌子继续写下去。他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他一天很安静的著作,没有一个人来搅他,也没有人和他通信;可以说他是世界上一个顶孤凄落寞的人,但是五年以前,他也有朋友,有恋爱的人;可是他的好运现在已经过去了!

一天下午河北某胡同口,有一个年纪约二十上的女郎,身上穿戴很奇整的,玫瑰色的颊和点漆的眼珠,衬着清如秋水的眼白,露着聪明清利的眼光,站在那里很疑迟的张望;对着胡同口白字的蓝色牌子望,一直望了好几处,都露着失望的神色,末了走到顶南边一条胡同,只听她轻轻的念道:“荣庆里……荣庆里……”随手从提包里,拿出一张纸念道:“荣庆里迎宾馆三十五号……”她念到这里,脸上的愁云惨雾,一霎那都没有了,露出她姣艳活泼

的面庞，很快的往迎宾旅馆那边走；她走得太急了，脸上的汗一颗颗像珍珠似的流了下来；她也顾不得什么，用手帕擦了又走；约十分钟已经到一所楼房面前，她仰着头，看了看匾额，很郑重的看了又看；这才慢慢走进去，到了柜房那里，只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头儿，在那里打算盘，很认真的打，对她看了一眼，不说什么，嘴里念着三五一十五，六七四十二，手里拨着那算盘子，滴滴嗒嗒价响；她不敢惊动他，怔怔在那里出神，后来从里头出来一个茶房，手里拿着开水壶，左肩上搭了一条手巾，对着她问道：“姑娘！要住栈房吗？”她很急的摇头说：“不是！不是！我是来找人的。”茶房道：“你找人啊，找哪一位呢？”她很迟疑的说：“你们这里二层楼上东边三十五号，不是住着一位邵浮尘先生吗？”“哦！你找邵浮尘邵先生啊？”茶房说完这句话，低下头不再言语，心里可在那里奇怪，“邵先生他在这旅馆里住了三年，别说没一个来看过他，就连一封信都没有人寄给他，谁想道还有一位体面的女子来找他！……”她看茶房不动也不说话，她不禁有些不自在，脸上起了一朵红云，和烦闷的眼光表示出她心里很急很苦的神情！她到底忍不住了！因问茶房道：“到底有没有这个人啊，你怎么不说话？”“是！是！有一位邵先生住在三十五号，从这里向东去上了楼梯向右拐，那间屋子就是，可是姑娘你贵姓啊？你告诉我好给你去通报。”她听了这话很不耐烦道：“你不用问我姓什么，你就和他说有人找他好啦！”“哦！那末，你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去说来。”茶房忙忙的上楼去了；她心里很乱，一阵阵地乱跳，她很忧愁悲伤！眼睛渐渐红了，似乎要哭出来，茶房来了！“请跟我上来罢！”她很慢的挪动她巍巍颤颤的身体，跟着茶房一步步的往上走；她很费力，两只腿像有几十斤重！

少年著作家，丢下他的笔，把地板上的纸拾了起来，把窗户开得很大，对着窗户用力的呼吸，他的心跳得很利害！两只手互相用力的摩擦，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来往不住的走；很急很重的脚步声，震得地板很响，楼下都听见了！“邵先生，客来了！”茶房说完忙忙出去了。他听了这话不说什么，不知不觉拔去门上的锁匙，呀！一声门开了，少年著作家和她怔住了！大家的脸色都由红变成白，更由白变成青的了！她的身体不住的抖，一包眼泪，从眼眶里一滴一滴往外涌；她和他对怔了好久好久，他才叹了一口气，轻轻的说道：“沁芬！你

为什么来？”他的声音很低弱，并且夹着哭声！她这时候稍为清楚了，赶紧走进屋子关上门，她倚在门上很失望的低下头，用手帕蒙着脸哭！很伤心的哭！他这时候的心，几乎碎了！想起五年前她在中西女塾念书的一天下午，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她在河北公园一块石头上坐着看书，我和她那天就认识了，从那天以后，这园子的花和草，就是那已经干枯一半的柳枝，和枝上的鸟，都添了生气，草地上时常有她和我的足迹；长方形的铁椅上，当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有两个很活泼的青年，坐在那里轻轻的谈笑；来往的游人，往往站住了脚，对她和我注目，河里的鱼，也对着她和我很活泼地跳舞！哼！金钱真是万恶的魔鬼，竟夺去她和我的生机和幸福！他想到这里，脸上颜色又红起来，头上的筋也一根根暴了起来，对着她很绝决的道：“沁芬！我想你不应该到这里来！……我们见面是最不幸的事情！但是……”她这时候止住了哭，很悲痛的说道：“浮尘！我想你总应该原谅我！……”我很知道我们相见是不幸的事情！但是你果然不愿意见我吗？”她的气色益发青白的难看，两只眼直了，怔怔地对着他望，久久的望着；他也不说什么，照样的怔了半天，末后由他绝望懊恼的眼光里掉下眼泪来了！很沉痛的说道：“沁芬！我想罗儂他的运气很好，他可以常常爱你，作你生命的寄托！……”无论怎么样穷人总没有幸福！无论什么幸福穷人都是没份的！”她的心实在要裂了！因为她没能力可以使浮尘得到幸福！她现在已经作了罗儂的妻子了！罗儂确是很富足，一个月五百元的进项，他的屋子里有很好的西洋式桌椅，极值钱的字画，和很温软的绸缎被褥，钢丝的大床；也有许多仆人使唤，她的马车很时新的并且有强壮的高马，她出门坐着很方便；但是她常常的忧愁，锁紧了她的眉峰，独自坐在很静寞的屋里，数那壁上時計摇摆的次数；她有一个黄金的小盒子，当罗儂出去的时候，她常常开了盒子对着那张像片，和爱情充满的信和诗，有时微微露出笑容，有时很失望的叹气 and 落泪！但是她为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就是这少年著作家也不知道！她现在不能说什么，因为她的心已经碎了！哇的一声，一口鲜红的血从她口里喷了出来，身体摇荡站不住了！他急了顾不得什么，走过去扶助她，她实在支持不住了！也顾不得什么，她的头竟倒在他的怀里，昏过去了！他又急又痛，但是他不能叫茶房进来帮助他，只得用力把她慢慢扶倒自己的床

铺上,用开水撬开牙关,灌了进去;半天她才呀的一声哭了!他不能说什么,也呜咽的哭了!这时候太阳已经下了山,他知道不能再耽误了!赶紧叫茶房叫了一辆马车送她回去。

她回去不久就病了,玫瑰色的颊和唇,都变了青白色,漆黑头发散开了,披在肩上和额上,很憔悴的睡在床上。罗儂急得请医生买药,找看护妇,但是她的血还是不住的吐!这天晚上她张开眼往屋子里望了望,静悄悄地没一个人,她自己用力的爬起来,拿了一张纸和一枝笔,已经累得出了许多汗,她又倒在床上了!歇了一歇又用力转过身子,伏在床上,用没力气的手在纸上颤巍巍地写道:“我不幸!生命和爱情,被金钱强买去!但是我的形体是没法子卖了!我的灵魂仍旧完全交还你!一个金盒子也送给你作一个纪念!你……”她写到这里,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满纸满床,都是腥红的血点!她忍不住眼泪落下来了!看护妇进来见了这种情形,也很伤心,对她怔怔的望着,她对着看护妇点点头,意思叫她到面前来,看护妇走过来了。她用手指着才写的那信说道:“信!折……起……”她又喘起来不能说了!看护妇不明白,她又用力的说道:“折起来……放在盒子里……”“啊呀!”她又吐了!看护妇忙着灌进药水去!她果然很安静的睡了。看护妇把信放好,看见盒子盖上写着“送邵浮尘先生收”,看护妇心里忽的生出一种疑问,她为什么要写信给邵浮尘?“啊呀!好热!”她脸上果然烧得通红;后来她竟坐起来了!看护妇知道这是回光反照;她已是没有多少时候的命了!因赶紧把罗儂叫起来。罗儂很惊惶的走了进来,看她坐在那里,通红的脸和干枯的眼睛,又是急又是伤心!罗儂走到床前,她很恳切的说道:“我很对不住你!但是实在是我父母对不起你!”她说着哭了!罗儂的喉咙,也哽住了,不能回答,后来她就指着那个盒子对罗儂说道:“这个盒子你能应许我替他送去吗?”罗儂看了邵浮尘三个字,一阵心痛,像是刀子戮了似的,咬紧了嘴唇,血差不多要出来了!末后对她说道:“你放心!咳!沁芬我实在害了你!”她一阵心痛,灵魂就此慢慢出了躯壳,飘飘荡荡到太虚幻境去了!只有罗儂的哭声和街上的木鱼声,一断一续的在那里伴着失了知觉的沁芬在枯寂凄凉的夜里!

在法租界里,有一个医院,一天早晨来了一个少年——他是个狂人,鼻

——披散着一头乱蓬蓬地头发，赤着脚，两只眼睛都红了，瞪得和铜铃一般大，两块颧骨像山峰似的凸出来，颜色和蜡纸一般白，简直和博物室里所陈列的骷髅差不多。他住在第三层楼上，一间很大的屋子里；这屋子除了一张床和一桌子药水瓶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他睡下又爬起来，在满屋子转来转去，嘴里喃喃的说，后来他竟大声叫起来了，“沁芬！你为什么爱他！……我的微积分明天出版了！你欢喜吗？哼！谁说他是一个著作家？——只是一个罪人——我得了人的赞美和颂扬，沁芬的肠子要笑断了！不！不！我不相信！啊呀！这腥红的是什么？血……血……她为什么要出血？哼！这要比罌粟花好看得多呢！”他拿起药瓶狠命往地下一摔，瓶子破了！药水流了满地；他直着喉咙惨笑起来；最后他把衣服都解开，露出枯瘦的胸膛来，拿着破瓶子用力往心头一刺；红的血出来了，染红了他的白色小褂和袜子，他大笑起来道：“沁芬！沁芬！我也有血给你！”医生和看护妇开了门进来，大家都失望对着这少年著作家邵浮尘只是摇头，叹息！他忽的跳了起来，又摔倒了，他不能动了。医生和看护妇把他扶在床上，脉息已经很微弱了！第二天早晨六点钟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少年著作家，也离开这世界，去找他的沁芬去了！

（原载《小说月报》1921年第12卷第2号）

一 封 信

冬天的日子实在太短，现在太阳只露着些微弱的残照，射在玻璃公司的黑烟筒上，一闪一闪的放光，屋子里也渐渐黑上来，但那火炉里熊熊的火光，却照耀着地毯现出一片红润；我坐在炉边一张卧椅上，四面沉寂的空气围绕着我，差不多要睡着了。

铛琅琅一阵电话铃响，我就赶忙走过去接了，原来是我的朋友王彝西的电话，约我到她家里参观她们的家庭康乐会的成立会，我很高兴的答应了。披上围巾，戴上手套，叫了一辆车子，约有一刻钟就到了。许多来宾已经都坐在礼堂里，我进去也照样的坐下，恰好才开会。她的兄弟克逊报告了开会的宗旨——建设新家庭为改造社会的基础——跟着就是她小弟弟仕予，年纪只有七岁，也有一篇很明了恳切的演说，满屋子鼓掌的声音，劈拍劈拍响个不休；后来她们姊妹三人又有一个很美丽的跳舞，约有一点钟这会开完了。来宾出了礼堂，散在各屋子，三五成群的谈笑。我就和彝西还有几个同学围着炉子成一个半圆圈坐着，大家说故事猜谜；热闹极了。在这个个人愉快充满心田的景象中，忽然我心里起了一个念头，因问彝西道：“清漪有信来吗？”

西听了这话并不答言，凝神从她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我心里很急，等不到她递给我，早就夺过来了。文宣她们也急着要看，因而我就把这封信高声念了出来，下面的话，正是清漪说的：

“我亲爱的老友彝西：我们又有两个礼拜没通信了——因为没什么可告诉你的话，所以也就不写，昨天我忽得到一件很可怜的消息——这个你應該也是这样想。前几个月，你到我家里来，梅生不仍旧是一个很活泼天真的小女孩子吗？我想你总能记得。她今年只有十五岁；但是她是一个很微弱可怜的小羊，她的母亲没有能力保护她，因为没有饭和衣服，使她很活泼的生长，所以当她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常到我家里帮她母亲作活，——她母亲在我家佣工差不多够八年了——那时候我就很爱她，每逢我有空的时候，常常教她认字；她很聪明，一双漆黑明亮的眼珠，你不是也称赞过她吗？我很佩服你的眼光，她实在是一个天才！

“我曾记得有一次，从学堂里回来，抄了一个很好听的唱歌，我就和着钢琴唱了两遍。她在旁边凝神听着，等我唱完了，她笑嘻嘻和我说她也愿意唱这个歌，要我教她，我想她通共只认了不到二百个字，怎能唱这歌呢？我就告诉她说：‘你没有这个能力，等过些日子再教你。’她听了这话很不高兴，后来她再三说她要试试看，我没法子，就教了她一遍，老友！你猜怎么样？她竟唱出来了！如此的才质，我真没有多见呢！

“我自从知道了梅生的天才，我格外的喜爱她，这时候我家里曾请一个先生教我弟妹，因也叫梅生和他们一齐念书；她的精神益发畅快活泼。一直这样过了两年，她已经是十四岁了。她的母亲因为要到乡下看她外祖母去，也要把她带回去。过了一年萧妈仍旧到我家来，但是梅生竟没同来，我心里很奇怪，就问她，萧妈还未答言，已经先哭了！

“呀！老友！可怜的历史，就从此开始了！

“萧妈哭了半天才断断续续的说道：‘小姐！梅生……死……死了！……唉！’

“我听了这一句话，心里不知是苦是愁！呀！老友！一个人若是忽然听见她夙昔所爱的人好好的便死了，这不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吗？……

“但是梅生到底为什么死的呢？我不能不追问；后来听萧妈说，才知道梅生因为她外祖母病了，没钱买药，和他们庄子上陈大郎借了二十块钱。陈大郎本是一个‘为富不仁’的恶棍，他看见梅生就起了不良的心，所以才把钱借给她！

“老友！你想乡下人知道什么？何曾知道因这有限的二十块钱，便把个可爱的孩子——或者将来的天才——送掉了！

“有一天晚上，蒙蒙的细雨把个村庄浇得非常湿润，在村子东头有一间小茅屋，外面的篱笆墙已经倒了一半，茅屋的土墙也破了一个洞，从这洞里，露出一线黯淡的灯光，射在那棵小枣树的树枝上，树枝被风吹得上下飘宕，隐隐约约好像是一个美人在那惨绿灯光下跳舞似的。这时候屋子里发出一阵呻吟的声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嫗，睡在木板床上，这上头除了一捆稻草，和一床又薄又破的被窝以外，没有别的。一个中年妇人，坐在这老嫗的床沿‘愁眉不展’，脸上露出无限愁苦憔悴的形状，不住用手替睡在床上的老嫗，在胸口上不不住的摩挲。屋角有一个三脚破炉，上头斜放着一个沙吊子，那炉子里有几块烧残的煤球，还有些许火气，旁边站着一个满身褴褛的女孩子，面上黑灰涂满了，但是她那明亮的眼珠；和雪白的牙齿；红润的嘴唇；苦闷，肮脏，却掩不住她的秀媚聪明！

“这时候忽听中年妇人轻轻的说道；

“‘梅生呀！这屋子露风，……外婆怕吹，你想个法子把它补上罢！’

“老友！你看到这里，应该很明白这屋里的老嫗，就是萧妈的妈；中年妇人就是萧妈了，至于那个可爱的女孩子，除了梅生还有谁呢？呀！可怜呵！老友！梅生的外婆年纪很大，况且又没钱调养，所以不到十几天，这个‘睡病呻吟’的老嫗，便两眼一闭，七十五年的岁月，就此结束了！

“梅生外婆死的时候，身上只有一件很薄的棉袄，和一条破旧的棉裤，此外除了一张破桌子，和一个三脚火炉沙吊子，更没有什么，现在人虽死了，药钱可以不必再费，但是埋葬的一笔款怎么样呢？先借陈大郎的十块钱，早就用得精光，萧妈左思右想，也想不出一个好法子来，末后还是托人向陈大郎又借了十块钱，买了一口薄棺材，把老嫗装起来，葬在义塚上，萧妈的心事才

算完了。但是借陈大郎的钱又怎么还呢？

“老友呀！我知道你必定也要发这个疑问。

“梅生这天一早起来，一轮红日正射在这茅屋上，屋子里立刻明亮了；梅生帮着她妈收拾床上的稻草，和扫净地上的灰尘；萧妈坐在床上包她们几件已经破了的衣裳；预备第二天早上回北京。这时候忽听见篱笆旁的一个老黑狗汪汪叫个不住，梅生掀开那破穴上补的纸向外看望，只见一个年约三十八九岁的男人正向里走……一直走到屋里。

“‘啊唷，陈老爷你来啦……怎么好？钱！’

“‘钱啊？日子真好快，眼看又到了秋天收获的时候了。佣人割粮食，正等着用钱呢！’

“老友呀！你想萧妈她一年到头的辛苦，只有三十多块钱的进项，她吃饭穿衣那一样少得了钱？一时哪有二十块钱拿出来还人家呢？我听萧妈说到这里，很替她为难！你觉得怎么样？

“过了两天庄上的刘二——陈大郎的管家——又来了，立逼着萧妈还钱，并且不只二十块，连本带利二十五块呢！她有什么法子还？只好再三再四的恳求陈大郎暂宽些时，但是陈大郎本居此为奇货，又怎能放松她们呢？后来陈大郎竟越发狠起来，他说若是不还钱，就要到县里去打官司。可怜萧妈吓得只是发抖。

“老友，你应当知道，法庭待乡下人是什么样？那一群如狼似虎的衙役，和可怕森严的公堂，什么人见了都是胆寒。

“萧妈她自然不敢去了！但是陈大郎的目的达到了！……”

“老友，穷人真是可怜呢！……什么是世界，简直是一座惨愁怨苦的地狱！

“在一天下午，庄南那所高大青砖瓦房东边上屋里，一个年纪三十多岁的妇人，脸上的脂粉涂得极厚，把本来青黄色的皮肤都遮过了；但那干枯细长的皱纹，反被粉衬得格外显明；一双狠毒而嫉妒的眼珠，露着逼人的凶光；穿着一身花缎的衣裤，盘脚坐在床上，床中间放着一份抽大烟的器具；烟杆上还留着抽余的烟灰。这时候门外走进一个三十左右的男人，头上戴着瓜皮小帽，身上穿着一件蓝布大衫，像是听差模样，向这妇人道：‘太太，那件事情